



ROAMING NINGBO

走宁波

蒋勇生等 文字 / 摄影

一半湖光，满城书香！
这是你造访这座千年古城时
会产生的特别感觉……

中央文献出版社



《亲近宁波》丛书

走 宁波

蒋勇生等 文字/摄影

中央文献出版社



- 3 独存月湖亦风流
- 27 满城书香甲天下
- 55 文物相传遍城廓
- 84 城市名片：当代风流

策 划：张 力
责任编辑：张文和

走宁波 蒋勇生等 文 / 图

宁波市南苑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全案策划

宁波超雄图片有限公司封面设计

宁波百思商业企划有限公司版面制作

宁波国坚广告有限公司责任印刷

浙江省鄞县文教印刷一厂印刷装订

开本：850 × 1168 1/96 印张：1 字数：18 千字

2000 年 9 月第 1 版

200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0000 × 9

ISBN7-5073-0874-X/K · 407 定价：6.8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独存月湖亦风流

一个人离不开水，一座城市更需要水的滋润和养育。北方城域因山高漠阔，难得碧水湖泊，历代帝王们便不惜动用巨万人工挖之凿之，好让他们的“真龙”有潜蛰或翻腾之所托。北京为数不少的“海”、“湖”、“潭”便是这样来的。造物主钟情江南城市，玲珑城廓往往有秀水缭绕，湖泊掩映，多少美景佳话由此繁衍而生！但有人说，无锡古城枕太湖而眠，那湖水太过浩瀚，沉沉大气压得阿炳的《二泉映月》只能在夜深梦阑时分



三江口夜景



月湖远眺（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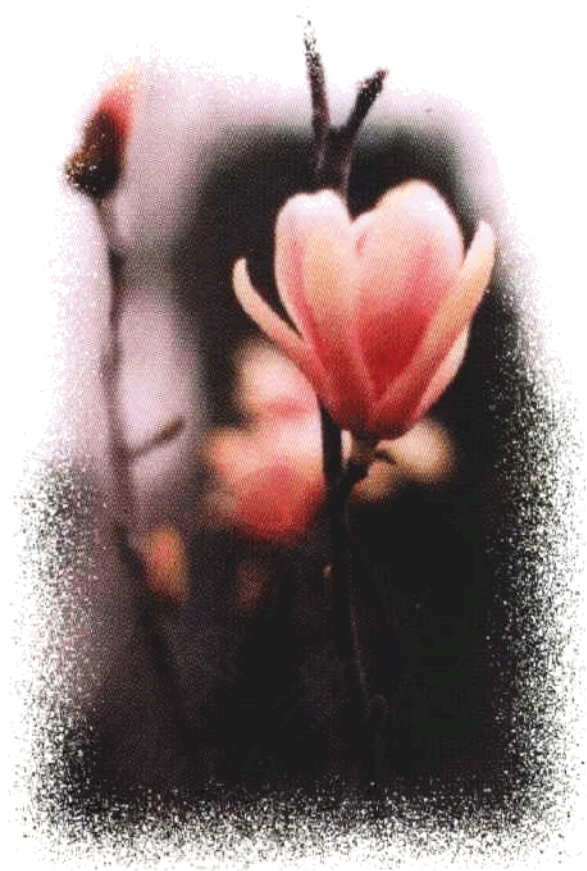
低泣徘徊；有人说，武林杭州拥西子而舞，那西湖太象一柄古旧的折扇，因被数不清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画过、题过、玩过，沾染了太多的脂粉和汗渍，直让人目迷九色，无所适从了。

只有宁波，这座建城于秦时，崛起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灵秀港城，得天地造化之独厚，除了东郊那一个具有“太湖气魄、西子风韵”的东钱湖之外，在她的老城区竟还藏匿着一泓玲珑剔透、似梦似幻的秀水一月湖！远远望去，绿树环岸、亭阁隐约、碧波映城、舴艋摇曳，犹如那“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淑女，眉眼似开还凝，回眸处，羞花闭月，风

情万种。

真的要感谢我们的祖先，早在唐贞观年间开凿此湖，又以“月湖”名之。此名来历，是不是她呈狭长形，状如半月？大概不错。但这样说来实在太简单了，这个简洁的喻称往往会让游客们轻易地忽略了这个湖名下面所隐藏的极为丰富的文化承传和千年风流。

宁波，在夏、商时代属“东夷”，春秋时属越国，战国中期归楚国。“宁波”称谓最早出现在明朝洪武十四年，《明



史·地理志》：“洪武十四年，改明州府为宁波府。”这之前曾叫作鄞、句章、贸、明州。

据最早的史料记载，宁波古时称“莛子国”，《读史方輿纪要》“夏有莛子国，以赤莛山为名，加邑为鄞”。此为宁波附廓之县鄞县县名的来历。但是“鄞”的读音与“宁”近似，这里也许有着一定的历史契合？

句章之称，据《国语》“句践之地，东至于鄞，曰句章”，此古称已弥废多年



不用。

至于“贸”，史称城廓东南（鄞县宝幢一带）有贸山，加邑作贸，为宁波另一古称。如今，宁波北斗河畔海曙公园有一贸城饭店，让人时时记起宁波早先还有这么一个名字，同时也让人相信宁波贸易利市之悠久。



新月湖公园一隅



宁波这么多的古名中，最让人难以割舍、难以忘却的是“明州”，这个读音响亮、内蕴宏伟的称谓，至今还一直顽强地停留在宁波人的口头和书面上，还频频出现在各行各业的用词造句中，常用常新，弥久不绝。明州之称，最早出现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新唐书》“李干奏以越州之贸县置明州。”此后一直到明洪武十四年，在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长河里，宁波之地一直被叫作明州。一直是千年故国一个明绚丽的州府、一个日月同辉的风水宝地。

也许是“明州”这个词太响亮了，充分反映了开元时期追求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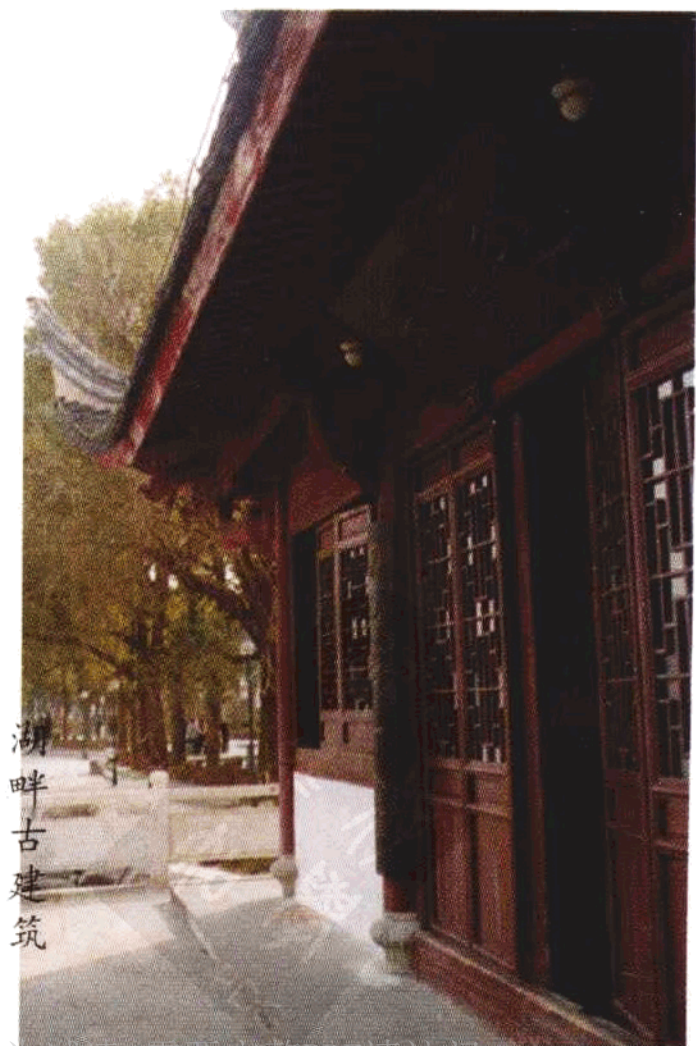


壮丽的盛唐之风——那时候，大国泱泱、万邦来王，宫殿和服饰是明亮的，人们的心胸和辞藻也是明亮的；也许是“明州”这个词太有诱惑力了，直到北宋元佑年间（1092年）主事明州的太守刘淑，一夜之间，盛唐遗风袭来，想象力充沛难遏，决意将“明”字拆开，在城厢的低洼之处开凿二湖，一曰“日湖”，一曰“月湖”，既追慕古时风范，又整治洼涝，造福于民，显示政绩。刘太守主意已定，草图既出，工匠斧凿，



土木大兴，浚湖植树，堆土成丘……在城中天封塔之南凿出了日湖，于城厢西南方依地形走势开出了修长婀娜的月湖。日、月合璧，蔚成风景，水榭临风，舸舟载波。是夜，刘太守率领成群的臣戚子民，举步湖堤，把酒望月，他醉了，沉醉在这湖光月色之中……

笔者曾查阅到一帧明嘉靖年间绘制的《宁波府志》图，图上城厢之中，日、月两湖赫然其上，月湖基本位置未





变，但似乎比现在要“丰腴”一些；日湖从天封塔脚下开始婉然向西南方向延伸，掠过县学和城南门（长春门），与月湖那修长的南段接拢。两湖首尾相连，在整个城区内形成一道繁景珠连的风光带。可惜的是，自明朝后，随着城区人口繁衍，更加上历年灾祸频频，日湖被历史的烟尘湮灭了。日、月双璧，只有月湖幸存至今，向人们诉说着千百年的情怀和忧伤……

明朝诗人屠大山于那年的中秋之夜





邀友煮酒湖上，畅游痛饮之后，吟成《中秋游月湖》一首：

华堂迟初月，兰舟泛秋光，
城角湖偏朗，波心夜转凉。
水深星可摘，荷尽气犹香，
俯仰愁天曙，谁言更漏长。
秋月初昏白，湖光四望多，
杯行天上酒，人坐镜中波。
岸语惊仙棹，空音响醉歌，
非君谋徒席，良夜奈愁何。





新月湖公园
一角



其留连忘返、身如登仙之情，溢于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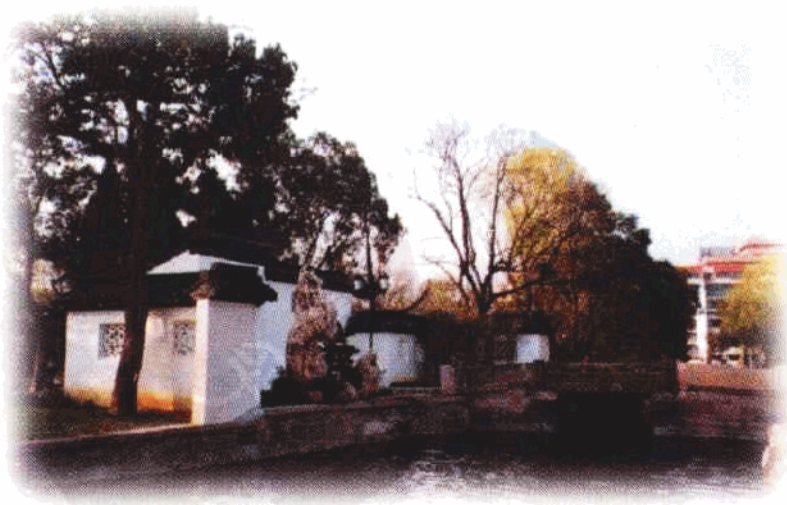
继刘淑之后，历代文士官宦似乎受到了传统风范和文脉的牵引，或修堤疏淤，或垒石筑亭，或建阁读书，或赋诗作传，一代又一代，风流文物，从不间断。慢慢形成了一处环月湖四遭的重要的“历史地段”（林士民语），在绵延流长的浙东文化学渊源中形成独具光彩和风格的一部人文景观长卷。



碧水小桥



南宋绍兴年间，户部侍郎继任明州知事，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树花，形成“十洲胜景”：湖东的竹屿、月岛、菊花洲、湖中的花屿、竹洲、柳汀、芳草洲和湖西的烟屿、雪汀、芙蓉洲。明万历年间，筑偃月堤于湖北，筑广生堤于湖中，筑桃花堤于湖南，此为“三堤”。另有月湖七桥，即花屿与烟屿间的湖心西桥，柳汀至烟屿间的幢幢西桥，柳汀至



菊花洲间的幢幢东桥，雪汀与芙蓉洲间的虹桥，芙蓉洲至月湖北滨的袞绣桥，菊花洲至月湖北滨间的四明桥。十洲、三堤、七桥交相辉映，美仑美奂，充分发挥了宁波古人的高雅情趣和无尽的想象力。

自古风水招墨客，不是多情却相惜。谁也无法统计，自月湖形成的宋元以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一有的是终身布衣，著作等身；有的是高官隐退，纵



古水利观测亭